藏密齋集

藏密齋集卷之十六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書牘三

答福王

日者大藩以選婚　聞　遣封之期例在來夏

天子特念周親奥今歲所稟　請諸藩同日

冊命不以大中爲愚不肖使載　節而南荷

大藩顧念使臣大河以北勞逆之使郎踵相接

也　封典竣事又念使臣遠道風霜不以筋骨

爲禮至日宴勞行日宴餞侑之金悉以數百計

且每辱使　命情詞懇欵殷勤再三而大中執

其書生之諒愚不可移方懼討茲不恭未從原

宥乃甫田道上信使前驅加遺旅枝所爲杯盤

臺筯之屬咸具而金之爲百者五何其厚也重

以書命諄諄娓娓若慮大中之復不敢當而要

之以必不可辭也顧大中誼不敢當而必不敢

以不辭也葢大中業已詒祿于　朝傳食於道

大藩之賜雖受之無所用之方今山海戒嚴戍

卒乘障其以犒邊邊士比於投醪大惠也一介
馳驅寧足厪大藩之眷眷而不已亦惟曰自
天子所謂我來耳推此勞使臣之心爲　天子
勞軍大敬也大藩賜嚴在天地之中陰陽之會
蒙休襲慶無蜀之奢魯之妖爲大藩憂而遠軫
衝邊力獎　王室大忠也建藩之始　神祖眷
愛特切廣置莊田連州跨省今關東陷没金甌
闕傷　在天之靈必有惆然不寧者而以食租
衣税之饒佐封樁之不逮大孝也以　神祖之

愛子　先皇之介弟　今皇上叔父之親而功
邊爲諸藩先大順也設以數百金者爲無嘗於
太倉之稊米而大藩初建食寡用舒倍之十之
百之惟大藩自命大義也數十年以來忠肝義
膽憤積疑填大藩之心尚未白於天下今乃損
國犒邊令海內聞且見之曰福藩之不植其私
而以急公家也如此釋羣疑集衆美永帶礪目
前無急此者伏惟不鄙芻細采而行之如親受
賜壬戌十一月初一日

答劉范董

撫晉而得台臺則晉重朝端之失台臺也則朝端輕內外輕重之間當事者似稍失其所位置乃日者風霆之所摧擊麟鳳瑞鳳胥蹙驚啟台臺而在亦必為羣小所側目矣則先以台臺重晉而稍需之異日以重朝端未可謂天之無意於台臺也 壬戌十一月初一日

答劉是庵

鼎革之秋翁臺以隻手定陽牝之慾而委裘不

亂舉數十年泣麟歌鳯之彥而畢升之朝一時
乾坤有開闢之象雖中詭以去而其心若揭其
功難沒也迨事敗伎者以經臣爲穽欲舉向之
推轂者盡推而內諸其中非司寇殺焉議辟誅
僇中分償事還之償事正人還之正人所傷多
矣宗伯總憲先後責舊轄以春秋之義而種毒
於當道之狠狠一時計數非南人之提算不勝
非北人之通奧不靈非齊人之砥鍔不銳於是
嗾名還者日總憲將不利汝嗾勘遼者曰名還

者實將仇汝宣城之門人又目爲其師咎出其
翻盡從來之案而碳總憲副憲之在朝也寄籍
於京罷官於京而日與正人爲難者紐南北內
外之會而操其勝講學遂爲世厲禁矣顧其勢
處勝其理處敗高邑入朝另有一翻氣色善類
知不盡空也所徵嗛者貴鄉之芳艸化爲蕭艾
日沾沾爲崑宣劾首功而傾賢者以謝過驅新
咨以事人圯族之惑乃滋甚耳不肖每犯皆衆
小人之人雖被命以出難免於今之世矣

上聖明衆正念翁臺甚行不久名還也 壬戌十一月初四日

與朱白嶽彭覲民劉長源

錢生以俚語結束被摘非弟所敢知也知其未髫而爲諸生知其爲諸生而每試高等知其赤貧而傭經以餬其口耳青年楚楚正復可憐業荷樊父母之知今又蒙仁兄聯同鄉白之當事知錢生不同行丁銅臭者以泯泯也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樊鐘陽

是非即樊然其不齊而昆宣兩字較然易辨雖出於賢者之口知年兄不以熒聽也消長之關在今日與幸偕衆正努力努力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蔣澤壘

弟高臥廣寧門外僧寮中便曠然如在塵外怳然覺時事之可爲而自恨其意氣之不精進而自失也精進則此心可以通金石而同人多同人多則小人退此必然之理天下於是太平矣

今以此語仰兄臺也王弘庭儻作姍解或銓部以美語奉之此兄臺之責矣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劉文石

二月間舖商王德李揚等于庫領銀一萬二千往山西買鐵又賫部咨往山西支其一萬八千之當解工部者蓋明欲沒此三萬金也舊司空爲其所悞而硬以七千與之原期兩月解至而今安在哉且當時鐵式在庫有三等價亦三等年兄試一查此解到若干也事盡如茲督亦要

得不空耶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李緝敬

道理平鋪着地年兄所當為與年兄所當言顯然易見也若游揚毀言以了在三之誼則天下有以窺年兄矣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奉趙儕翁

大中樸樕無足比數不自意翁臺拔而進之若以孺子為可教也冒昧為先人乞言辱許以墓門之石感且不朽奉教無幾匆匆別去飲河未

滿愁如調飢景逸先生即志在必歸然所處在

綽綽餘裕之地似不妨遲遲其行也何如何如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又

丁巳之王計者與項之言書院者當先許與處

分舊有處分者提出在前可矣用之不勝用也

何如何如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陳岵月

世所賴三西耳而江以西常執牛耳而居壇坫

之上江以西而爲小人用則天下而爲小人
矣顧小人亦何能用江以西惟江以西之賢者
爲用小人之說而不覺爲小人用夫崑山猶爲
𧏙鳥之伏若宣城之不自愛已罄竹難書矣天
下何賴此兩人而沾沾焉今日而言崑明日而
言宣也即或慮彼中居徒之衆勢將復炎吾先
爲之效首功則後日之出亦將舍我而不甚毒
不知其必不能舍我而不之毒也薈蔚朝躋毒
滿朝紳正人必無噍類而吾獨與若輩逍遙容

與其間又向所謂為正人者也則何面目之有
倘天祚　聖明亮人終伏則此一翻苦心苦口
者不幾置之無用徒自喪其生平耶死於虎者
其鬼為倀不以怨虎而反為虎用日踪跡人以
飼虎而飽之得無類是歟弟懼江以西之誤為
小人用而用小人之說復誤出于江以西之賢
者惟年兄可以訂其誤而不悞江以西之人故
娓娓為年兄言之若崑宣之于弟風馬牛不相
及也何不可相忘之與有出都之人陳說如此

得無笑其不知量耶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韓正堂

羣小鴟張傾危已極消長之關仰賴冢宰不淺仰賴老掌科不淺天下清明無過乎之一字是還是非還非邪還邪正還正斯謂極平若是者正者令受一半之非與邪非者邪者令自一半之是與正此謂不平之極如何如何昆宣吁棄於端人久矣言當用者即非端人操江與他撫不同須端人可耳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郭金谿

其在都不能時往還也其去不能臚且餞也其別後不能時訊問也而耿耿焉時有郭金谿者于胸中也斗膽戟髯明目者之如在其左右也兄之去方壺兄之去弟不去而被千鋒萬鏑于此吾三人意中各相知也方壺兄已來兄且來意中事俱未了而弟復銜命以出事得無不相爲而跡亦得無相避歟諫職名還古今稀事非大賢不能膺此賤與知兄此出報國之心倍殷

也人苦不得友又莫幸夫我友之郎在我鄉高陽以樞宰督師高邑以夙望升朝兩兄又一時名遲臺省意之與氣配義與道知相與以有成也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侯木庵

弟落落碌碌人耳而辱年兄之知耶陰之與陽消長之間間不容髮言路有人票擬得當國家之福然在年兄所處之地皆可於無意中用其指點善類蒙休而不知功莫大於就年兄是圖

利之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徐明衡

聚首不常別去耿耿厚養精神時親正碩博叅閱見以進君子退小人弟之所欲效于仁兄者如此如此如此弟歸而高臥矣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汪承景

兩物於此一美一惡美者題之以美惡者題之以惡斯極平矣而惡者艴然其不平平之者遂題美者以惡半題惡者以美半平乎不平乎逆

其甚也惡者盡題之以美美者盡題之以惡而後已此在題之者之原無眼故聽其顛倒不平至此銓曹美惡之眼年兄及明衡兄當世具眼者試以弟語商之如何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李含真

天下事獨倚關中諸賢非其種者弟爲鋤之矣而翩然去否也有文石有龍阜其德已不孤而兄倡予和女者當不乏人耶消長之關在此在此努力努力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練任鴻

徂大司馬聯疏而入告也兄過弟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確然練任鴻也丁巳之察幾于障天司討之討發前人所未發確然練任鴻也過此以徂天下事仗吾練任鴻也已矣弟高枕而為太平之民矣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姚羅浮

諸荷款愛難以楮謝所欲懇者敝座師藏公尤玄向在工屬以才思磅礴骨氣骯髒被劾以

今作泉下人矣祭與恐後及之不但有師弟之誼兼抱死生之戚欲發其身後之名耳黜幽之典不及白骨目睞上瀆伏惟鑒原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沈炎洲

天下事非寬賜可以挽回非急賜可以成就幸與二三兄弟正心王之悉心謀之耶切耶切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答王霽宇　薊遼總督

疆埸多故鎖鑰是求循數者碩無踰翁臺卽翁
臺亦自謂無踰老臣也夷情虜情兵情一一出
其素所燭照而次第布之如指諸掌方側身東
望仰藉帷籌以慰舉國處堂之娛顧何以䟫䟫
僕夫爲東道主憂一介之使動煩遠念知麾下
必無有枵腹而荷戈者軍務旁午鞅掌如蝟而
雅念及玆更以占壯猷無所不裕如也　聖主
不欲久勞重臣於邊還朝在邇先後告俘而奴
酋之頸尚未係而致之闕下後疇爲繼耶館人

授粲已懃素食續紛遝賫蒞不敢承謝使拜辭
心銘嘉惠不一 壬戌十一月十六日

答祝少嵩

徂鄧濠而年凡所蒞去濠數十里而遙邇鄧洛
而年凡所守去洛數十里而遙皆相望而不可
相即契契此心忉忉爲勞覩孔道冠蓋如織詎
不敢以厭倦之不給遺地王叟雅意心載之而
已王癸老學有王臘復精思入兟知相與以有
成也耶鄲古道感慨係之今何以得如曩時今

何以不得如曩時有府乘惠弟一閱甚厚然便與不便非敢有所意必也　壬戌十一月十九日

又。

世固有相慕之殷而渺不能即如所謂蒹葭一方不勝伊人之思者其在今日弟之於年兄是也昨便中致其區區豈有嗛焉駪駪于役遍人授方圉人授馬館人授粲方愧無以稱塞是懼設復勞地主於數十里之外而輒饗其實以飽行橐主既瘁矣客不滋戚歟唯是四郊多壘所

過之地頗欲知其戸口阨塞兵馬稅賦所在而苦不能詳恃年兄弟之雅敢布其愚府乘之惠受賜已多更荷腆貺似亦未悉弟碌碌之素也尉使拜璧幸寬其不恭之討誌更七十有四年所矣所未備得無俟後之君子乎 壬戌十一月廿一日

答丘太丘

討事在邇諸爲討事者亦在邇其欲力持舊案與夫力翻舊案者似皆在眉睫也營營眉睫間斂雷蛙鼓自謂合羣策羣力矣而得策得力否

也壬戌十二月初七日

又

踴躍中荷庇銜命而出眞有久在樊籠得返自然之快乃聖賢餘跡事事中都者又獲游心目其間所享眞踰涯分矣俯仰之間感慨係之獨不得一接佚論商畧今襲而書貺儼然如親芝宇顧係儒何以欲飽伯夷之粟也壬戌十二月初七日

答胡侍菴

不肖以故事奉節而出不自意適在汲長孺便

宜發粟之地臺下雖兼綰守土之篆而備兵在汝築樓鼓角不得徵聲笏之寵聞令不聞詔古之人有行之者又何敢以下走厨傳厘一介之使耶郎中不肖寧敢曰御節在握吾以餬其口於四方也　壬戌十二月初九日

與陳鳴遷似木

尊公脫然於去留之際學人聞之所難聞訃覓爲之銷者數日勉欲撰次數語安能知尊公所自祭也昨對兩足下衰絰中假須髯盼英秀不

羣尊公固未嘗死矣聞兩足下各有妙刺幸惠
我數冊使我讀所爲陳貴聞乃郞之文爲之讚
歎爲之欷歔也癸未正月廿一日

與方方石

躬之不閲皇恤其後而一息尚存曷能已已邸
報不能多見所見輒復詑人遼事之敗株及其
舉之者顧請寛敗事者何以又肉其白骨也疏
講學之禁者又欲以募兵旌之攖攖節鉞者且
窺其百足紛紛而動也究竟不能言其請寛敗

事與禁講學之為是即天斷地覆吾道猶存也

癸亥正月廿九日

答汪太乙。

人固有居止日相傍而同牀各夢了不相涉者亦復有俄頃邂逅而輒往來胸臆耿耿而不能忘顧不能必之邂逅之人亦復耿耿焉知吾懷之所存也鹿鹿燕塵惠蒙左顧盼睞所及溢于語言匆匆未展每一念及悔其交臂失之幸茲偃息故園正圖一問西湖之棹寫其夙心而旌

楮隆施儼焉下及何以得此于台臺也踧踖再四不能自寧懼自菲薄以方命取戾抑恐負此耿耿不忘者之積念而幾于自外耳 癸亥二月初四日

答王銘韞

四府備員不十百人後先臺使者十四人首尾兩人摘爪幾盡年兄此念通于上帝矣抑且有抱真抱奇而以悃愊躍冶見譏者負生才之意特甚臺使者苟可與言亦可以此意商之令破其成例乎 癸亥二月十九日

答陳則梁

不佞一村夫耳於世間高卑諸趣都不領畧間及山水亦復神動雲岫之遊遂累行廚兼水陸諸費惻然不寧始淚省高明之好畢竟是欲欲動便於世多累不必酒色田宅諸擾擾之當憎却也玄扈先生讖識之請教之期尚圖後訂不佞自惟救世之心雖切而無救世之手欲于進賢冠下覓人得一人爲世道加額所以不淚棄世法耳非以一身口腹有所須于世法中也此

意固難以向人偶爲則梁及之耳所賢弟所願見但廿五以後弟當往吳門見趙凡夫爲先人銘表乞篆端節後皆不佞閉關之日矣玆時可相候也許襄城兄幸爲弟致其不安之意頃晤廷玉兄乃嫂緣門送揭遣僕婦到舟相看殊繾綣弟微有所贈而姑媳執義甚堅再四往復始受二老嫗一女鬟一小舟相隨侍先景如此知則梁亦欲問渠近況也并及 癸亥四月二十一日

與康昳瀍。

試事在邇法鑒當空桃李在公門矣即無言寧患其不成蹊也而一二親舊不無望不肖爲之先容於左右者其淹滯而食貧者尤甚今具列其名於別楮老父母第就試日之文而高下之稍爲加等以示鼓舞可矣庶材者亦自見其材不以不肖掩也至豚兒學濂尚係初學榜尾廁名已幸萬不敢以不肖故枉其實以塞寒士之路天日在上無一誑語眞切眞切　癸亥四月廿五日

答丁慎所。

不肖以其一肚子不合時宜者而嘐嘐於人緇衣之好其累賢者更不淺世人不過忌先生作官耳官於先生何有哉即不肖原期與先生把臂入林耳匪必彈冠也邇偶出而見人赤眼相覷恨不一口吞之嗟嗟不肖之弃人腹中者固已久矣吾鄉数百里之近有先生有劉光祿先生不肖即非其倫要之三人爲衆矣如何如何

癸亥四月廿七日

答朱平翁

數奉教於鄉長者道翁臺汪存大中甚渶茲應名北發酬對匆匆而遣使惠書勤勤欵欵下交後進且辱先施豈不賢於古之有士及門而始勤吐握者哉顧大中何以報翁臺不負翁臺之盛雅也竊嘗思之翁臺所處天下之第一官也翁臺之品天下之第一流也以第一流人物做天下第一等官必事事皆天下第一義而後可何者爲第一義以人事君相臣之第一義也以

成就君德之人事君又以人事君之第一義也

大中間嘗仰窺　皇上之淵微矣篤念　聖母

即邪說紛紜而不可奪致詢王伴則左右怵息

而不敢喘皇極照臨正容謹節文華講讀傾聽

注思夫固爲堯爲舜之資也天祚　聖明適有

能堯舜其君之眞儒如高存之先生者生於其

時師傅之禮卽難驟議講讀之職或有專司而

儻以眞儒不階翰林用之無路遂虛天所以生

聖生賢之意抑負此有君有臣之時卽別有相

業亦在伊傅周召而下矣以中討之台駕入朝
即當孜孜汲汲覩晉迎俄延訪眞儒以高存之
先生爲首更求儒臣如馮少墟先生數人者副
之令以原官於講筵入侍講讀既畢隨侍便殿
或將當日所講經書再爲闡繹使義理昭著兼
於動履起居薰習德性不越俎不侵官而坐收
堯舜其君之效莫善於此夫戰國之季之卜相
也猶以所進之人孰臣孰師者定相况翁臺以
伊傅周召之心當伊傅周召之任耶此成就君

德第一義也至陰陽消長之際或調之示平或
倒之爲用總伏禍機均非至理惟有摘奸賢病
國之人運籌王輿者放之流之爲第一義而已
邇年之故可得而言漢川故亦溺于所聞南昌
善用之而祥麟威鳳悉使登朝福清脈正機圓
善類特得其力要其最失着處在不能容一南
昌而自失其左右手涇陽是非之心本不勝其
利害之心而一意用高邑爲御史大夫其裨益
世道甚大吾黨之用楚正以倒用失之非芮城

鐵案劃然中分善人益已無噍類矣首春內計已見清明今日惟有守之之法顧踉蹌載道很心蠭氣質繁有徒守之之人良亦不易漢高威加海內猶思猛士以守四方則勤思猛士固今日之第一義也若南大司徒青氈固其舊物而斟酌安頓當有微權或彼尚有恩怨未忘之心而我復置之功罪易見之地則我實自瑕授人以隙行見又紛紛矣此處不可不深長慮也黃扉之內翁臺爲政而久任高邑以總憲徐登無

錫以王銓邊事責之將吏將吏責之樞臣民窮責之守令守令責之撫按雖百孔千瘡太平日可俟也抑大中更有恫心者維桑與梓代有聞人匡扶海宇徃昔無論即清簡恭介猶表表正人芳徽不遠而四明入相以迄馬要慣占下風供人詬詈以一身府正人之詬詈其害猶小以一人壞東南之人材其害滋大匪及翁臺在事力爲轉移浙人幾比于匪人則大典與慈憫普爲濟渡翁臺責也亦翁臺之特也然登高而唱亦

須呼應有人丁愼老目下未能出山披沙揀金

惟有劉光祿而已矣亟爲遷擢稍握事權以助

呼號振頑醒聵會自有時也眞切眞切

又

翁臺秉正之領袖也大中之景仰翁臺者匪朝

伊夕矣辛酉之夏嘗托同鄉人物於敝同年錢

御泠而御泠首及翁臺稱道甚力時敝同年劉

侍御芳在坐其景仰翁臺者亦匪朝伊夕矣而

展覽是牘尤信相顧咄嗟恨不得日夕以援席

借翁臺也南昌解組以還思翁臺者更切既武
進不安其位而福清又復於討後圖歸劉侍御
旦夕過大中所爲宗社爲衆正相對淚念圖得
翁臺暨潼關當揆者尤迫而揆地無虛席開口
殊難於是復令人乘間通意於福清謂既失南
昌奈何不及時更上同心爲左右手任則協恭
去亦善後而微聞福清有領之者維時錢牧菴
實與聞其議於是劉侍御則訂其同鄉李侍御
具疏以請而大中訂敝同年方工垣有疏爲繼

一時相顧錯愕乃揆地果有驟除之疑同郡者
聞且欲并心於不肖也今漁關役受斷齕獨翁
臺首膺特簡以慰輿望即一時之景仰翁臺者
不止是數人而數人始末定大中所與聊城
明快特甚而人有疑之者聞與南昌耆與武進
尤相信此在翁臺之鈞陶中矣吳越之間諭諭
詵詵側目翁臺者不少知翁臺秉正以副其瞻
他非所問矣大中之爲若輩側目者尤甚網羅
尤窘且閧敎干・君子吾人立朝惟應善心以爲

道不在覿面以樹交故相去僅百里而進亦不敢不以迹自遠知翁臺能爲亮也

又

再啓傳陞乞陞者例止列銜並不管事錦衣陳右恭故璫之姪即小疏所指居間之人鑿鑿有據渠亦向大中自供不能諱去歲兩衙門合糾之而去近于邸報中見復職見朝殊駭觀聽而亦寂無有言者是一奇事也斯人之惡大都與王一鵬等併聞　癸亥五月初一日

與康味濟。

試前嘗以膈語奉告老父母矣日者惠顧談及
脉濂試文過蒙獎掖津津不倦感刻感刻然得
無遂班之某某玉樹之間耶學語未成窘幅蹇
步反而自知沐愛逾涯劇露其醜儻其名或反
前乎孤寒而有文者愚父子於是得罪於州閭
鄉黨也錄名送府等夷配之使濂兒知淺學之
不可倖邀而鼓其進是大有造於濂兒也使縉
紳子弟皆知淺學之不可倖邀而咸鼓其進是

大有造於天下之爲縉紳子弟也夫子弟不問其所詣何如而以父兄故槩覬前列噫亦太俗矣且縉紳子弟之未能文者而槩𠶷前列無論非寒士所甘抑何以謝諸縉紳子弟之翩翩而實能文者也 癸未五月十九日

與周閬鴻錢御泠

昨聞兌康父母持漕規甚堅聞此喜劇連飲數杯不覺至醉儻有私增耗米教軍爲虐者以打攪倉場之罪罪之吾鄉之永利也業遣一僕歸

齋年兄所貽翼菴故妾金徨探其婦如其夫之
言腹有之非必遺腹也 癸亥六月十七日

與趙凡夫

月者造次脩謁方愧不虔而山欵縝紛欵洽備
至秋風蓴菜之思令人不能已已捧讀尊刻獨
坐名山上下千古徵材傅用意深矣蒙諸大篆
顓僮走領併以申謝不盡 癸亥六月十九日

與文文起

墓門片石仰荷台慈湲寒呵凍爲之布墨矣復

覬於茂樾冰簟間特丐丹書不幾以無厭見讓乎過蒙不棄寵及先人且寵及於萬世而下弟不能以六尺雖糜頂踵何以爲報耶癸亥六月十九日

與周閑湯

日來康父母持漕規頗堅而衛軍亦持而不相下行百里者半九十掘井亦幾于九仞矣儻於漕規小溢而借昔年瀾倒以自寬猶五十步之走也不可爲永例頗有爲申文之說者聞章魯齋之在華亭且未事而先以漕規申也弟不請

爲令幸年兄熟計爲佐一籌斯亦吾輩爲父母爲桑梓一時矣眞切眞切 癸亥六月二十日

與陳聖苞方旦心兩公祖

漕粟四百萬石而下邑額八萬四千有奇夫赤縣亦碁置矣撮爾彈丸遂當海內五十分之一即凛凛漕規已虞立盡乃運軍復多方其姦利以致溢額歲復一歲將焉底止邇荷康父母矢誠播公軍民兩郵督米上厫再三簸颺令軍無耗折之憂而持九石八斗之贈一如令甲所布

不敢縮必不敢過然軍心無厭百計需勒日出而議日中不決者旬日於茲矣無論小民赤暑喘汗飢劬疲費百不可殫即邑父母亦甚勞苦夫天下未有祖宗之法不守聽其弱肉強食而曰調軍民於平者某等城居目擊其事覘邑父毋持法之意已堅伏懇老公祖特頒鈞示令領運官旗當仰遵法領受漕規不壞漕期不悞軍國之至計也 癸亥六月廿一日

與熊雨亭

兑運之役敝邑父老剝于運軍若苦矣邇荷康
父母矢復漕規先督糧米入廒再三簸颺不啻
顆珠粒玉矣日自治而後可以治人今船至水
次而旗軍多方需勒揹不領受聞訴于台臺以
米色濫惡爲辭夫米色濫惡者簸颺必多耗折
今民心蒸然額颺而米色可知也業經簸颺而
猶溢額于之則今歲之剝乃滋甚且何以令爲
民父母者教民簸之颺之復教民溢額于之也
顧懇台臺特頒鈞示令領運官旂即日遵法收

受漕規不壞漕期不悞軍國幸甚 癸亥六月廿二日

與連在冶

外議藉藉有每百於額外另加銀五錢之說是善邑當加四百餘金也生以爲老公祖必不破漕規而脊民以奉軍不敢信繇昨已奉教米惡則易米缺則補必不溢額也故愈不信所以瑣瑣奉瀆者以錢糧敝垣職掌亦得與聞耳 癸亥六月廿五日

與康默滄

頃連公祖垂顧徵[illegible]苦心調停之語弟固已淡言其不可不可矣事關錢糧一升二勺亦須奉旨恐額外之增難倡亦難遵也米色不佳寧易米無論幾數日之力決於須臾百代瞻仰在此二舉真切真切　癸亥六月廿五日

又

每石缺米一升便當補米一升不得作別樣商量也每百加銀五錢日後便有真以濫惡與軍者彼時斯軍又扇又當多加則何以應之非漕

規無以戢軍之橫併無以止民之姦且各公祖俱似應手而下持之不力反不便 癸亥六月廿五日

又

不謂憂憂乎其難如此其濟則老父母之功不濟則弟之罪知宏養泰山崩于前而目不瞬也 癸亥六月廿五日

與方旦心

目者以兇運事奉瀆伏荷垂答錫之鈞示捧讀數四慈祥嚴毅溢於言表雖父母之保赤子訓

忠義方而撫其孱不自立者何以加此敬肅衣
冠西向再拜爲數十萬蒼生加額顧茲事猶有
齟齬者緣運軍剝民以自爲而糧里則仰命於
官不知始於何年官之爲民偶不如軍之自爲
聽里胥僉緣爲姦利而溢於九石八斗之外以
迨去歲縣無正官瀾倒尤極至有十四石者且
剔致十八石者又每石索錢八十六文合之至
六千餘金終歲勤動仰事俯育之不能何能堪
此而軍又騰下邑以節節高日日長之號除嚴

州其積毒于下邑者餘皆營撥于下邑以圖脂潤之便者也此非盡以漕規不能戢運軍之橫此非扇颺潔淨不能戢糧里之姦故康父母矢復漕規而扇颺數次所以治民而卹軍者已周乃軍心以爲此向魚肉而一聽我之刀俎者安得一旦强項爾爾所以多方其說以控上臺要無一實語也但糧道之胥史半屬軍餘而運軍復以回空之遲稽其過淮之報反操其不得不左袒吾軍之勢而民乃無憖矣孰孰赤子纘息

猶屬與祖宗法制不至澌滅無餘者獨恃老公祖矣獨恃老公祖矣且康父母一片爲百姓熱腸掘井以及九仞實亦未嘗私民而苦軍台駕下臨自了然也 癸亥六月廿八日

答唐宜之

今之爲關以東計者惟有金城方畧耳而種種敗着必不肯翻以種種敗着皆利孔也置經置撫獨在得人非其人專用兩用皆敗勞苦董見老于外嘗與敝舌爭一撫銜而不見聽蓋弟緇

衣之好徃從昇人如此矣李檤老賢者幸弗與相異相異者意也非道也需材之秋卽意長亦九列亦昭自兄借徑耳弟之志氣兄所晰也能再作官耶了得繳節事休矣 癸亥六月廿九日

答錢聡自

戌關者十二萬人計所須二百六十餘萬恐十二萬之數未必核而所謂二百六十餘萬者其中耗孔漸不止二百六十餘萬也薊爾京東兩雄並慓必非完策此時擇一經臣須知彼知己

知兵知人用人者可耳事事手拍卽大賢難之
年臺事親地近恐不久便當相借幸刻刻留意
天下事存一毫意見不得然意見惟賢者有之
所以常齟齬而事不濟一箇臣所以貴無技也
屬國之變毛帥當有眞耗當有微機此處無消
息無機括殊難商量也弟卽不敢委君命於艸
莽然秋風蓴菜此何時耶　癸亥六月廿九日

與姚鏡初　延漕

向沐教欵衙戢無盡洎共事嚴庫戢色載笑比

於佩韋廻環展憶於今終不忘出都更荷高情
惠顧夙好撥冗移尊畱連惜別此情曷能已已
既當事者以轉漕鉅任借重年兄弟私爲國計
加額者久之乘驄所至即殫慮興除僅周一隅
耳董漕爲軍國司命精血輸委氣脈旁皇大蠹
大害蘖芽其間得人則寬者在民急者在國而
不以飽壯哉之雀鼠弟所爲忻忻加額者此也
四百萬漕粟舳艫相望銜尾而進矣軍民疾苦
與文武長吏之康幹者皆在轄下討已洞如觀

火而弟荷庇里居得於里中者頗悉亦不敢不以敝邑所苦與賢父母所以苦心於漕者一爲年兄誦也東南財賦之區敝邑在東南中賦尤獨重幅員才二百里而漕粟至八萬有竒其一微矣兑運法正耗米百石加九石八斗而此一百九石八斗者至都止交卸七十餘石蓋每百石有三十七石之羸矣而旗軍何厭之有故詆米爲濫惡以圖溢於額外積胥奠緣爲姦剩姦里之窟穴其中者輙虛增以爲录良先日稄一

日以迄去歲加至十四石寖加至十八石而益之以尖叉多方其名色如綱司伍長倒籮之類每米一石費銀八分積至八萬所費若干矣夫民之姦者少而良者多米之惡者少而善者多而民之良者與米之善者偏受勒于姦旗者多長此不窮不隄之祖宗之法其何紀極康父母下車廉得其實初冬即立限徵米貯倉日米不足將有折乾之弊病國米集矣飯之颶之至再至三日米不淨將有浥耗之虞病軍米足矣淨

矣遊糧儲矣戎器戒矣行糧絨矣曰如是而不
堅持漕規或溢額以予軍病民不可以爲民父
母而旗軍於去歲得志之秋則又騰敝邑以節
節高日日長之號今歲遂有營撥敝邑以爲利
者其故弄敝邑於股掌視如几肉若騾閒而馳
失所懷來五技畢用以冀一撓其法儹運刹速
故示之以吾且遲地方宜靜故示之以吾且謀
而康父母日止倉庾恬不爲動氣和而語諍曰
吾之卹軍者已周矣今日惟有以官殉法今日

惟有以官殉民會司理姚公祖行部至縣見未
色眞無右嘉善者而旗軍亦覗康父母無少變
意乃始揖志受程不四日而八萬餘糧罄行乎
先解維而前矣當其以無情之語仰控年兄正
其五技畢用時也數百里之内聞見所及多賢
長令乃兄遜一事嘉善平湖其卓然者矣而嘉
善又在極壞之後踢新之初爲力最難弟非敢
阿其所好年兄於河山千里之外獨懸朗鑑亦
必有以知賢父母者刿薦在所必先第旗軍渓

慾未饜舍忿未泄三尺之喙如蜮射沙則撫漕
左右吏書陪堂爲重耳至旗軍誣邑里爲包頭
則敝邑倉場中從來幸無此弊其牽入官僕尤
爲無謂當漕規極壞之時官戶原不加多自漕
規既復之後官戶原不加少何益於多寡之數
而有僕攘擾其間耶事理固甚明也遼餉每畝
九厘我鄉每畝徵米一升益之以贈徵米外又
徵銀三分幾厘又別爲處脚價者數百金則是
我鄉之遼餉獨倍之又倍也古之經國者曰不

加賦而國用足今加賦矣而國用不足可奈何

行覲入告定有訏謨矣五都俱有北白之役而

敝邑之任斯役者輒歳破數十家以爲常其故

未易枚舉獨其在途則受船戸橐夫之累其抵

京則受保室之累此賢父毋之鞭所不能及者

年兄儕爲再神敝邑造福不淺弟使竣過家日

與病伍期不敢後不得已力疾而前不識能至

否也

又

豺豨敢冒昧唐突而通邑之父老子弟日躡弟
門爲康父母憂憂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故
敢額介走請伏惟俯從民志首光薦牘至荷至
禱 癸未七月

與吳玄水

雨急風顛颸颸瞶瞶而翁丈發聾振聵爲熱感
起既風恬日霽扳舵開船邪邪許許亦已前于
役喝矣而待翁丈者在季孟之間茲其所以爲
翁丈也翁丈之氣久已磅礴一世何嘗以大宮

也哉湘禪寢寢柄用未免有情而彼中亦急欲
得崑以爲推刃之藉向稱吾黨之傑然者又力
噓其燼而然其灰翁丈急爲吾道一出不畀小
官柳下之和正柳下之任也久欲摳趨堂下展
其區區而誨指之軀懼以格格取惱故左右顧
而止翁丈勿遂以爲此天下無心人也分省人
物考奉閱有餉弟以松茗者轉奉爲竹林暑渴
之備然弟不善藏不知其味如何耳 癸亥七月初三日

又答

止作書遣价奉候兩台敬適至氣機之動不
合耶大范蒙古切責小范亦無完膚至伏恭兮
戎更歷滋念則弟之爲翁丈勸駕者尤亟矣上
天垂象憂心如惔數晚前又聞有黑氣亘東南
西北間不知作何占也豚見於此道徒苦三戰
三北飽子不以爲怯耶至點鐵之處俱度金針
更拜教思無極矣　癸亥七月初三日

又

吾黨之苦心以爲世道者歷數前局覺楚人之

鋒剽以疾左投則左勝右投則右勝而又不能
盡楚人而德之令楚人盡德我而爲我用也則
就楚中之能用楚者而吾用之於是乎用經而
經敗今之用湘亦猶前日之用經也其用乃不
在彼而在我顧崑湘之瓜葛渋矣安得無渋慮
耶機括欲轉界限亦欲清認子不真引寇滋懼
大敎欲以楚制楚以崑制崑善善第恐兩公非
兩公敵也何也調甲而與寡也翁丈所斥之侍
御翁丈今日而知之耶此君爲虺爲豺包藏禍

心已非一日而善伺吾黨之意以陰陽其間首
薦經臣及林下諸賢以自贄而實操彼中線索
以防我禦我而伐我至楊李之獄大敗矣敗後
百慮以飭其敗以佞當世之大賢吉水墮其雲
霧爲之之下而致存長安高邑福清諸公亦靡
不有以得其懽心也所稱吾黨之傑然者復與
之爲生死交今翻計事閙考功協道持之甚力
昏夜乞哀無所不至輸情服辜認題作文而後
幸免於察吾黨耳食者遂奉之壇坫之上而不

知彼之眈眈於吾黨者甚毒也亦甚急也高帝之斬丁公方其急時不下氣曰兩賢豈相阨哉迫生死在握而覬其相收醜之而以爲僇渠亦安能遂忘輸情服辜認題作文時哉且烏可令小人有功于國日復一日其禍倍于其功所教皆真消息也福清當事兩春官未必即獲雋遂但一路薔薇乃桃乃李蟲斯百足矣披其枝撥其本要在憂時者之審機下着何如耳人物考是隨地分查之一便豈有他哉 癸亥七月初八日

與姚谷神司理

其在都猶耳芳聞而熟之一再拜台階而爽氣所襲盡腑以傾不寧台臺無不快之胸臆與不快之喉吻所若舉四座衣冠隱隱焉不快之胸臆不快之喉吻而為之快之無餘剩也頃敝邑漕兑矯枉于極壞之後而適值回空之遲償運者利速守土者利靜若輩反若有所挾以遂其谿壑之私非台臺儼然照臨明並日月迅若風雷此事幾不易竟即邇所過慮者非必盡不必

然之慮也功在邑父母功在邑父老不淺幾欲馳叩台階鳴謝而懼以暑汗爲煩然作之銘之不可誣矣豚兒稍知讀書而不敢令見官府懼旁之或有所借也即試亦未嘗數數不敢與寒士爭後先也而請教之私實不敢自外于化雨謹以近稿刻稿二種呈削　癸亥八月初三日

答賀函伯

弟閒汝無似獨嚮往海内賢豪一念愚不可移臺下尤孜孜夢寐間而天未假緣捌識未遂更

愳武夫之質璣玉是漸且一時麟鳳先後登朝
獨二三賢者見錮于宵人昇力絜言行有會矣
復爲宵人所挑負職負心日虞爲賢者所棄不
意超然遐覽俯矚塵寰乃有愚不肖之姓名於
刷坎而儌焉賜之教誨也弟調不適時屢徼天
幸此謫亦弟之急流矣二三兄弟交相勸勉乖
崖之出不爲輕肥則急流之退與罷官而歸原
無差等顧尊茶初肥叱馭而北卒業清音而愧
可知也　癸亥八月初九日

答董二酉

瀨故徒啥尙年兄小試牛刀朞月而可讀諸士夫所臚列者而懿蹟炳如矣然弟猶謂是相於牝牡驪黃之間也無論止菴兄即壬戌諸君尚有潦倒於簿書者乎而吾兄獨賢勞也弟不肖每以緇衣之好累賢者幸同門諸兄弟一時在輦下不患于喁之無人矣天下事惟百里之長可以為所得爲年兄無過自苦公道定須大明也令弟雋才小屈會當大酬小兒豚犬耳辱念

癸亥八月十二日

答王述文

世界從千蹊萬轍中賴年兄以有今日年兄亦從千鋒萬鏑中兀兀以有今日今日天清霜降水落石出矣疑者忌者擠者賊者卽不必改心易慮亦不能出頭露面僅下石於暗中矣何遂有歸歟之思么麿細人體無完膚南天誰領袖者而介介介于此也翩彼飛鴞懷我好音斯亦年兄之時矣愼爾優游勉爾遁思弟不能不致望

于年兄也弟一無所挾以出出必躓行之而止者數矣目下迫于期限黽勉而前然未識能至否也室邇道阻何以伯夷之粟見餉感謝無已小刻請教移宮事何以尚紛紛也彼中消息微得一二欲告年兄恨不能殫容覓便再布　癸未八月十三日

答貢二山

就方輿所碁置之長而謀循蹟如披沙而揀金也就所碁置之長得循蹟於百一而嚮聲十臭

求其不介而乎若水乳之入如又披沙而揀金也徃調募之役淚爲烏傷閒憂而臺下拮据莫開甚犖諸衘蹟纍纍不易更僕則心嚮徃之靈書覎之辱宜肎臺下不恭之討而猥以次見所收顧使千里勤勤惠問聲臭乳入如流濕就燥者之不容已已愚不肖何以得此於臺下也以披沙揀金不能得百一於方輿者而不肖得之敢不拜台命之辱 癸亥八月十六日

答李廣霞

求友難求友于臭味尤難求臭味於吾鄉尤難之難長孺先生幾得矣而復格輦下獨朱平翁劉向壟耳廻翔下邑台丈其拱璧也綿力不能自振望台丈提挈者不啻左右手吾鄉此翻得今後來之秀咸如群麟威鳳爲海內所欽非台丈孰導之而人之伎台丈者似不減于弟弟曰幾榮傳之及及矣而今冬又似偶不相凑也雙南兄於台丈最親諸當言者幸詳及之　癸亥八月十八日

奉商等翁老師。

邂逅於郟匆匆告別不自意獲踵師臺後塵而典型既邈張張靡適徒率其一隙之明與夫章句之習而轉喉觸諱無當於世也則又目率其一隙之明與章句之習以俟譴訶而屢徼天幸僥命苟全旋以使歸俱出望外諭諭諄諄沓沓鬼蜮射積有歲月幾無完膚雖綠纊微息呼吸猶屬迄于今而似葉之身望秋黃隕此倖不可再徼矣然偃臥俟黜使節久稽不得不勉

至前途以聽不可知之天與人而莫能自必也飄飄曳曳棲薄無所予如飛蓬淡欲躬候興居一伸拜潤訴其煩冤兼請訓慈開其迷錮而隔江東西苦無的耗脾病作楚酷炎畏人同事者聞已先後還朝遂匆匆戒行違其始願顓人叩訊一芹之獻殊不成享伏冀海涵併懇致旨桃李成蹊聯翩斬霧勿歸大中之不可化誨而秘不一示也

癸亥八月十九日

答顧平湖

善觀花者於其蓓翃手采照映其氣已干霄而直上乎復漕規於大壞之後賢者猶戛戛乎難之而臺下善刀而游肯綮之間無𢌿礙如也即言輕如絜安得不逢人而說項矣癸亥八月廿四日

答董思白

童而習先生之文與其所論著雖不及門雖及門而請教者不過如是焉已矣中遭齮齕脫弃升朝而復有不相亮之語竊謂　冲聖當陽正應藉群麟威鳳鼓吹休明華亭京山今日其選

人固各有所長奈何欲令風雅之道於斯頓盡默爲調護恐不得當不謂其寖聞於先生也先人表墓之石得託千秋私心感刻尤倍尋常萬萬業已鐫之石矣慮不能肖先生萬一而鐫者已自謂：：正圖遺謝匆匆未遑而翰貺遠將且感且悚敬領來仲帖以識明德餘儀藉手附璧似葉之身政恐及秋先隕耳一念緇衣之誠不敢不惟力是視也 癸亥八月廿八日

與曹尤晦

登堂叩別日至涓陽歸與歸與而弟與行偏此
心遂闕如也二三月間當爲次豚遣聘其儀一
如長息輶觧不堪伏仗尤慈從容緩頰至感至
感癸亥八月廿八日

藏密齋集卷之十六終